

潛水兵

〔蘇聯〕卡·卓洛托夫斯基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苏联〕卡·卓洛托夫斯基

潛水兵

蔣露園譯



約·哈列蓋維奇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苏联海軍潛水部隊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英勇鬥爭的驚險故事。它告訴我們潛水兵們怎樣冒着敵人的砲火，敷設水底電纜，營救遇險的潛艇，打撈沉船和軍需物資，以至潛水到敵人地方抓俘虜，直接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他們在難以想像的困難環境中堅持鬥爭，顯示了苏联人民勇敢、團結、機智、樂觀、不怕困難和熱愛祖國的优秀品質。

К. Золотовский

ПОДВОДНЫЕ СОЛДАТЫ

Детгиз 1949

潛 水 兵

卡·卓洛托夫斯基 著
蔣 露 園 譯
王 崇 廉 校
約·哈列蓋維奇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3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肆號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譯0157 (高)

開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4 3/14 字數 37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0 定價 (4) 0.33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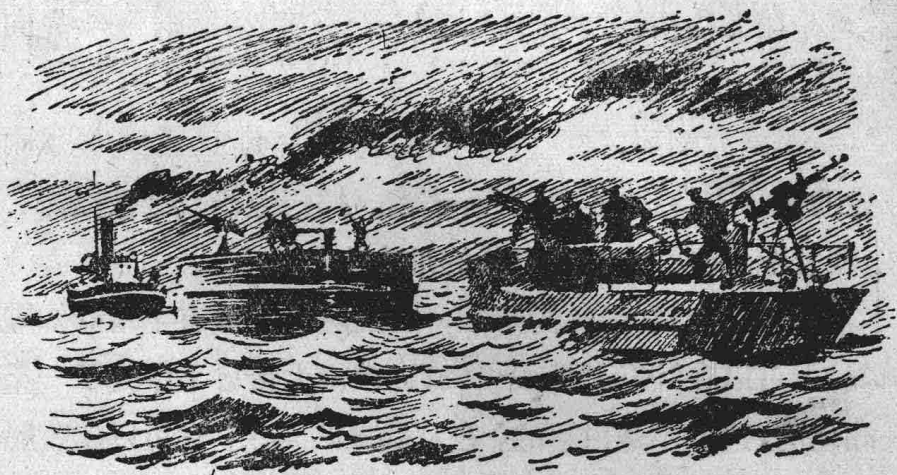
主要人物表

巴特希伐洛夫	潛水隊長。
米莎叔叔	潛水隊員。
茨維特柯夫	潛水隊醫生。
尼基都史金	潛水隊員。
彼佳	潛水隊炊事員。
金其諾夫	潛水隊員。
卡魯根	潛水隊水手長。
伏斯特列卓夫	潛水隊船上的司爐。

目 錄

主要人物表

电灯亮了	1
神秘的声音	15
水底大战	34
“找到了”	45
潛水騎兵	61
兩棲動物	86
海底打鯊魚	99



电 灯 亮 了

俄罗斯的这个古老的湖〔註〕是寬廣浩蕩的。一条古老的大河挾着急流，向它奔騰而來。

湖的南方，白茫茫的波浪磨蝕着沿岸粗糙的石头，而在对岸，波濤在岬地的漫长沙灘上翻滾。这里兩岸間的距离有二十四公里。

在天气惡劣和大霧瀰漫的時候，湖上波濤洶湧，茫茫的一片。平靜的水面会突然動盪起來，那時船上顛簸得厲害，往往使經驗丰富的船長也無法应付。

当湖上不是一陣接一陣翻騰着巨浪的時候，可以大胆地航

〔註〕 这个湖指列寧格勒旁边的拉多加湖。

行。可是船舶往往遇到“湍流”，就一会儿突然傾側，一会儿向四面顛簸。

秋季結冰期前，这湖最为可怕。那時一陣陣猛烈的暴風雨会冲走漁船的支持物〔註一〕，打斷錨索。那些漁船就会被拋擲、掀翻，並且漂流到數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船舶時常遭到暴風的襲擊，因此船長必須有丰富的知識和勇氣，才可以在“湖海”里駕駛船只。彼得大帝曾下令挖了一條狹長的运河，這也不是白費的，在刮暴風的時候，它可以讓貨船繞着湖開向城市。

在湖里行船的船長和水手有一套特殊本領，它和其他海員的本領不同。湖里的船只和海船也不同：它有它特定的容積和排水量。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这个湖成了被包圍城市的唯一通道〔註二〕，這時候，煤水輪〔註三〕的功績是很出名的（煤水輪是一種輕便的小船，像皮包那樣，扁平的，船頭有不大的艙前挡板）；湖里的拖輪也出名了，它們無畏地、不屈不撓地在轟炸和砲擊之下，拖着重載的、沒有發動機的、辛勞的駁船過湖。

十月底我們的潛水隊就乘了這麼三只船——煤水輪、拖輪和駁船，奉前綫司令部的命令出發到湖里去完成一件緊急任務。

〔註一〕 支持物是用粗木做的長方形大木箱，里面裝滿石塊，用作碼頭、堤岸、橋梁的基礎和系船錨索的支持物。——原註

〔註二〕 衛國戰爭年代中，列寧格勒曾被包圍，靠拉多加湖通后方。

〔註三〕 煤水輪是附屬於大船，專司運輸糧食、燃料或者傳令等的小船艦。

城市已被圍一年多了，並且斷了電流的供應。

戰前，電流是從水電站通過電纜送到城里去的。現在這個發電站是在德寇那邊。因此要供應被圍城市的電流，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在湖底敷設一條電纜，從這岸通到對岸大後方的發電站去。

這個工作必須在夜間進行。因為白天德國人嚴密地監視着湖面，會立刻向工作人員開火攻擊的。

在漆黑的十月夜里，我們在湖底敷設了四條鉛包的電纜，全長九十六公里。而在十一月一日的夜間，我們開始安裝第五根電纜，也是最後的一根。

在北岸的沙灘上，中尉工程師索柯洛夫同電氣技師們在黑暗中等候着我們，以便接應我們的電纜，把它同發電站的電纜連結起來。

湖上的波濤已經洶湧了好幾天。這天夜里刮起了暴風，這樣的暴風，只是在秋末時候才有。拖輪陷進波濤的一個個深坑里，好容易拖動我們沉重的鐵駁。鐵駁艙里放着八大卷像大蛇粗細的電纜。

這些電纜沿着木槽，伸向鐵駁船尾的出口洞。水愈來愈頑強地湧進洞來，嘩嘩地在甲板上翻滾，沖洗着我們的腳。

暴風愈來愈猛烈了。怒濤從四面八方向我們卷來，把我們沖倒，搶奪我們手里沉重的、每公尺十六公斤重的電纜。

按照技術常規來說，即使在稍有風浪的時候，也不可以安設

電纜，因為電纜可能要折斷，里面就要受潮。

但我們照样把電纜一卷一卷地敷設下去，像抱小孩子似地小心翼翼握住電纜，不讓它折斷。

最困難的是把電纜的一頭拉到像皮球一樣跳盪着的、平底的煤水輪上去，在那里，給電纜頭上套上一個生鐵的接合管。它保護電纜，防止它生鏽、受潮和撞擊。

甲板在腳底下搖晃着，我們彼此碰撞着，但沒有放掉手里的電纜。

四周一团漆黑。我們的潛水隊長巴特希伐洛夫用手電筒一閃閃地打着細細的藍光，一下照着一堆電纜，一下照亮一大堆像枕頭那樣鼓起的補漏物。這補漏物蓋着帆布，放在木架子上，它是預備在船損壞的時候堵塞漏洞用的。

風挾着針尖似的小冰塊紛紛扑打着我們的臉。這是“薄冰”——冬季冰的前驅。

半夜的時候，暴風達到了八級〔註〕。系在駁船船邊、甲板上，有潛水設備的輕巧煤水輪，突然掙斷了纜索，被風直吹到黑暗中去。它那力量微弱的機器在風中嗚咽地叫了一陣，這小船就像一片樹皮那樣，被風向敵人岸邊刮去了。

煤水輪指揮員巴特希伐洛夫隊長下令，用鋼繩把一些潛水用的鉛塊縛起來，從甲板上丟到水里去。但是這還不夠。西北風強有力地，把煤水輪向敵人岸邊吹去。於是再把兩個潛水用的唧筒

〔註〕 風力共分十二級。

上的生鐵飛輪，縛起來扔了下去。鉛塊和飛輪在水底下滑動着，巴特希伐洛夫留心看着，不要使船傾側了，否則船会被顛覆的。

黎明前暴風才息……我們連忙从水里撈起重墜物〔註〕，開動機器，於是煤水輪就用原有的速率開回去。

我給暴風弄得疲倦不堪，就坐在煤水輪冰冷的鋼台座上睡着了，我夢見一座漂亮的白色大廳，枝形大掛灯在大廳里輝煌地照耀着。

樂隊正在演奏壯麗的交響曲。微妙的、蜻蜓振翅般的提琴聲在大廳的圓頂中飄蕩，輕輕地震撼着天花板下面掛灯上無數發亮的水晶珠串，后來便掩沒在像蘚苔般柔潤的大風琴聲音里了……

我正想對演奏者鼓掌，忽然覺得有一隻手放到我的肩上，並且聽見巴特希伐洛夫說：

“起來吧！”

我吃了一驚，睜開眼睛。

周圍瀰漫着黎明前深紫色的潮濕迷霧。

近旁什麼地方，蒸汽管在吃力地嘶嘶响，洶湧的波浪不斷地衝擊着船舷。

我們駛近了駁船。

暴風息了，但是天也亮了。我們損失了一夜的大部分時間，

〔註〕 重墜物是用繩索縛住后丟到水中使船在風浪中穩定的重物。

現在不得不在大白天当着德寇的面敷設電纜。

当第二十五个接合管掛在煤水輪旁纜索上的時候，我們听到远处有飛機馬達的隆隆声。微暗的水面上發現一隊商船的輪廓，它們正載着貨物往列寧格勒駛去。

船隊上空升起一片棉絮似的云彩，跟着慢慢地傳過來一声沉悶的像在水底下用木棒敲鉄塊般的声音。

“他們在襲擊船隊了，”有一个船員說。大家開始在空中找尋敌人的飛機。

“把接合管放下去！”巴特希伐洛夫下令。

接合管在纜索上搖晃着，開始降到水里去。鉄管划破的水面还没有合攏，突然傳來一声拖長的嘶叫，接着是一下沉悶的巨响。

煤水輪像一个小貝殼似的，在波浪上猛烈地向上一跳。甲板上我們潛水員用的唧筒搖擺了一下，差一點翻過身來，把它的鉄飛輪压在底下。米莎叔叔抓起一把大手錘，立刻把一只螞蝗釘敲進甲板，釘住唧筒的拖索，使它固定在原处。這時候，駁船上的四联式高射機槍扫射起來。

敌人的一架轟炸机和三架密塞尔史米特式战斗机飛到拖輪和駁船的上空來。其中一架飛機開機槍，一排子彈打在煤水輪船尾的小艇上，空中飛舞着碎木片。就在這一剎那間，我听到琴絃綑断似的很响的一声，只見一根被打断的纜索向上面飛去，就像一条条弯弯的鰻魚。下边水面上起了一个很深的漩渦，边上都



是嘶嘶响的水泡。这是鉄的接合管从打断的纜索上掉到水底去了。

又是轟隆一声，拖輪的甲板上空，小艇的碎片高高地飛起來，拖輪旁边升起了很高的一个水柱，接着向四面散落下來。

拖輪傾側了……炸彈擊穿了它的船舷，炸坏了夾層船底。水湧進船艙。水手們向唧筒奔过去。

但是唧筒來不及汲水。船身下沉了，把后面載着沉重電纜的鉄駁也往下拖去。現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潛水員的身上了。

从拖輪甲板上拿來的補漏物竟堵不住漏洞。因为在那个鋸齒形的裂口的邊緣上，突出許多鋼鉄的大毛刺，把那些補漏物擋住了。

“立刻到漏洞那里去！”巴特希伐洛夫命令我。

“是！”我回答了一声，赶忙从煤水輪的甲板室里取來了潛水衣。

我坐到台座上，把脚伸進潛水衣的橡皮領子，穿潛水衣要从領子里鑽進去，沒有旁的入口。

潛水衣是全新的，領子厚厚的窄窄的，好像瓶頸。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拉開橡皮領子，把脚一伸到潛水衣里，我甚至熱得出汗了。度过一个封鎖的冬季之后，我的手还没有恢復力气〔註〕。

巴特希伐洛夫、米莎叔叔和兩個水兵按着口令，“一致地”把領子朝四面拉開，我就蹲下去……

〔註〕 列寧格勒當時遭到德寇封鎖，城中糧食供应很困难。

一个炸彈落下來的呼嘯聲，穿過拉開的領子向我沖進來。煤水輪又顛簸了，我幾乎跌倒，虧得套鞋的鉛底使我站住了。

甲板在腳下面顛動着。我走到船尾，發現腳邊有一把大手錘。它的木柄不住地敲打着甲板。

巴特希伐洛夫給我前前后后掛上了鉛塊，下面用皮帶把它們縛得更緊貼些。潛水衣的兩個肩膀有扁担那麼寬，我把它們搖了搖，就叮叮當當地下梯級。

到了水中，我從玻璃里望出去，看見一條被炸彈震昏了的大鯉魚，挨着鐵梯抽擡着，背上掉下一片片像銀幣似的大鱗片。但是這時候，我也沒工夫去管牠了。

我向裂孔走去。忽然好像有一把錘子在我頭盔上猛擊了一下，我就昏迷過去，好像掉到一团灼熱的黃霧中去了。

我在水底下恢復了知覺。炸昏和炸死的魚像雪白的棉絮一般紛紛落到我身上。一條不大的銀色鮭魚，眼睛死板板的沒有一點光澤，扁着身子，直挺挺地躺在我的胸口上。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覺得空氣不夠了。頭盔里聽不到聲音，一定是皮管壞了。我用嘴吸取空氣，但是漸漸地又失去了知覺，忽然我感到有人在把我拉上去。

我在梯子上醒過來。一雙晒黑的大手小心地扶着我的頭，我認出來這是巴特希伐洛夫隊長。他們很快地替我脫去了潛水衣，旋下了頭盔。

我回头一看，只見隊長已經下水去了。他穿着淡綠色的膠皮潛水衣，身材高大，手里拿着一把大手錘，正在裂口边冒着气泡的地方下去。他的头盔在水中閃閃發光，冒着气泡。

冰冷的水洶湧着，叫囂着，在被打穿的船舷旁边，有一个又深又大的漩渦。远处有兩顆炸彈，一顆接一顆地落到湖里。激起的浪濤把巴特希伐洛夫推向漩渦的深坑里去。但是还是堅持在船舷边，開始用手錘敲擊鋼鐵的毛刺，連我們的甲板也因此隆隆作声，並且在脚下面震動着。

但是即使这样的大力士，要敲平厚厚的鋼鐵也还是不容易的。懸空工作很困难，在船舷边不能自由揮動手臂敲擊；動作一不正确，人就会落到水底去。

如果船安穩地擱在灘上，裂孔邊緣的鉄刺，可以很容易地用氫氧吹管截去，但是此刻却不行，因为把氧气瓶帶到甲板上來很危險：它立刻会爆炸的。而且船舷旁水流这么激盪，氫氧吹管的火焰也会回燒到潛水員的身上來。

炸彈已經落得很远了。但是水里由於爆炸而引起的震動还是很剧烈。巴特希伐洛夫的胸部直接撞在尖利的鉄刺上，我們看見他揮動手錘的時候，同時也升起某种暗紅色的水霧。

“上來吧！”米莎叔叔忍不住喊起來。

巴特希伐洛夫沒有回答，繼續在敲平鉄刺。淡紫色的气泡像噴泉一样，不住地从他的潛水衣里噴出來。这是从潛水衣刺破的裂孔里跑出來的空气，它跑得这么多，巴特希伐洛夫已不再去压

滑瓣放气了，我們便竭力地搖着唧筒抽船中的水。但水對潛水員壓迫得越來越厲害，他就變得沉重了。

“上來吧！”米莎叔叔又對着話筒喊起來。

巴特希伐洛夫已經放掉手錘，把補漏物拖近身邊，用整個胸部壓在補漏物上。

我們抓住了補漏物近船底的那部分，把它拉進裂口。

船上很快開始抽水。唧筒立刻響起來，汲干了船艙里的水。船平穩了。補漏物牢固地塞在裂口上，如同人們在乾燥的船塢里塞的一樣。

我們用腳抵住船舷，把吊在信號繩上的沉重的巴特希伐洛夫拉了上來。他像一塊石頭似地倒在甲板上。我們給他脫去頭盔，卸下鉛塊，把潛水衣從胸衣一直到底用小刀划開。潛水衣里立刻湧出混濁發紫的血水。巴特希伐洛夫身上的毛絨內衣纏結成了一團一團，而棉衣的好幾個地方也刺穿了。隊長的眼睛緊閉着。

“巴特希伐洛夫，醒來吧！”米莎叔叔拉拉他，但是巴特希伐洛夫躺着不動。

醫生茨維特柯夫帶着大量綑帶跑來，抓起他的手，很快地按了按脈搏，做了一下驚奇的神色，然後用拉丁話說了一聲什麼。我們害怕極了。

“死了嗎？”尼基都史金低聲說。

可是巴特希伐洛夫忽然睜開了眼睛問：

“補漏物塞得緊不緊？”

我們甚至嚇了一跳。

“真是一條鐵漢！”茨維特柯夫說，一面包紮綁帶。

但是巴特希伐洛夫在甲板上站了起來，喊道：

“為什麼你們都站着？是等待德國人來直接打中駁船嗎？把電纜放下去！”

已經是黑暗的夜間，我們低低地彎着腰，把最後的一根水底電纜綫頭搬上北岸，交給索柯洛夫工程師和電氣技師們，由他們把它同發電站連接起來。

